

堯樂博士回憶錄 (四)

我國勝俄第一仗

堯樂博士

紅八師是蘇俄紅軍精銳，兩個團兵員齊備，武器精良，尤其擁有戰鬪機三十架，鐵甲車二十輛和坦克五輛。凡此威力奇大，運轉如飛的新式武器，在落後的新疆看來，實在是威風凜凜，無比犀利。就老毛子的想法，便憑那隆隆的機聲和龐然大物，如同噴火怪獸的鐵甲車和坦克，儘够把張培元、馬仲英等全憑血肉之軀，匹夫之勇的軍隊，嚇得喪魂失魄，望風而逃。——果不其然，紅軍方抵伊犁，一向張培元施壓力，二十餘年的鎮邊老將立即兵敗自戕。

不戰而勝張培元，使紅八師躊躇滿志，氣餒更高，他們堂而皇之，大模大樣的列隊前進，由烏蘇經綏來，行軍箭頭直指迪化。

馬虎山大殺紅軍

猶在迪化城外連番攻城的小司令馬仲英，他起先聽說張培元乘馬、盛二軍相持不下，已在大舉東來。小司令心中正在嘀咕，是該聯張以攻盛呢？抑或分兵以拒張？他不會想到跟盛世才合力

抵拒張培元。因為他早已在我的面前鄭重其事說過，他和盛世才已成敵體，有我無他，所以根本不作這一層考慮。

正當他舉棋不決，躊躇不決，消息傳來，小司令愕然聽說張培元兵敗自戕，所部風流雲散，而入新紅軍又在張旗鼓的向迪化挺進，飛機大炮，坦克重兵，進攻的目標直指馬仲英。

蘇俄紅軍的堂堂陣容，赫赫威風，嚇不倒兵微將寡，武器疏劣的馬仲英小司令。他還不屑於撤迪化之圍，全軍趕赴前線迎拒，他照舊圍攻迪化如故，却祇派了他麾下的第一員猛將馬虎山，率領本部人馬，叫他們到昌吉以西去迎戰。

當時正值隆冬天氣，天山南北大雪紛飛，冰天凍地，形成了一片銀色世界，氣溫早已降到零度以下，澈骨嚴寒，絕非刻在四季如春寶島臺灣的同胞所可想像。馬虎山帶着他的隊伍，冒着大風雪，如期開到昌吉以西的頭屯河。方抵步，頭一件事，他便下令手下人馬拿些鐵鍬十字鎬，同一到一望無垠，光亮平坦如鏡，實已結凍尺許的頭

屯河上去掘冰。

他們把頭屯河上的冰凍敲擊成一道道的裂痕，却是並不會併力掘穿，因此冰上沒洞，少數人通過毫無問題，祇是大隊人馬外加槍砲輜重，重量集中於冰上的一部份，其不陷身於冰窖者幾希？

馬虎山指揮他的部下，將昌吉城外頭屯河上的冰凍做好了手脚。然後整隊退到東岸，利用地形構築工事，各自掩藏妥當，刀出鞘，槍上膛，靜悄悄兒的等着大殺紅軍，予老毛子迎頭痛擊。

須臾，頭屯河之西，遠遠的傳來齊整的步伐，老毛子自恃兵精械優，目空一切，睥睨羣雄的開入中國境界，不費一槍一彈，而下伊犁，據烏蘇，逼得張培元走投無路，自戕兵散，他們數中國無人，於是得意揚揚，忘其所以，大部隊行軍，居然不派斥候，不遣尖兵，就那麼排列成行，齊步前進。這種行軍方式如同自己用手蒙上了眼睛。打前站的紅八師一個連，耀武揚威的整隊通過頭屯河。方搶渡及半，被馬虎山所部做過了手

腳的積冰，一下子支持不住人馬雜沓，砲車輛輛，轟然一聲被紅軍壓破了一個大窟窿，於是聲聲哀呼，頻頻沒頂，轉眼間便有一批紅軍葬身冰底寒流，永與波臣爲伍。前後左右逃得快因而倖存的紅軍心摧膽裂，東逃西散，使紅軍一連的隊形爲之大亂，便在這時，埋伏在東岸的馬虎山顯得真切，測度紅軍俱已進入本部人馬的射擊範圍，因而他一聲喝令：

「瞄準，放！」

放字餘音嫋嫋，回響頻傳，馬家軍齊同開火，彈如雨下，陷於河面冰上的紅軍變起倉卒，無從還擊，唯有充當活靶，拼着挨打。於是，前後不及半個小時，一連紅軍，無一不留下，全部喪生冰上。那洶湧的鮮血，在頭屯河冰封的河面，繪上一幅幅紅白相間的圖畫。

馬虎山的這一戰，旗開得勝，「馬」到成功，一舉盡殲紅軍一個連。我們中華民國的反抗俄聖戰，自當日及今已歷三十八九年。但是中俄開戰，這是自盤古開天地的第一役，第一役蘇俄便全軍覆沒，敗得好慘。因此，我們至今猶仍不該遺忘馬虎山這一位反抗俄第一戰的華夏英雄。

紅八師七戰七敗

紅軍一連被馬虎山殺得全軍盡墨，片甲不回，紅八師的團長沃爾根却不以爲意，認係偶中馬家軍的偷襲所致，他續派兩個騎兵連，馳赴昌吉，列陣衝鋒，向馬家軍挑戰。這是一場生死決鬥，白刃相加的硬戰，馬家軍士氣高昂，馬術和射擊術的精湛，尤其令俄國騎兵嘆爲觀止。馬虎山

調度靈活，他臨陣指揮，打法千變萬化，有如神出鬼沒。惡狠狠的二次性命相搏，俄國騎兵依然不是馬家軍的對手。他們的隊形，被馬家軍衝得東分西散，七零八落。兩連紅軍死的死，逃的逃，遺下了大批屍首，和雪地上鮮紅的血迹。紅八師入新以後的第二戰，其結果又是死傷參半，大敗虧輸。

兩次敗績，損兵折將，沃爾根羞憤交併，老羞成怒，他改變方略，避免兩軍對陣正面衝突，而採行夜襲的方式，挑選所部騎兵精銳，叫他們一色的騎白馬，然後再翻穿皮襖——裝羊，乘著大雪之夜，人含枚，馬啣鏢，悄悄兒的進至馬家軍陣地之前，打算趁大雪的掩護，使馬家軍毫不知覺，殺馬家軍一個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一舉將馬家軍擊潰。

不料馬虎山年紀雖小，兵力不多，但是他自幼在行伍中長大，行軍佈陣，十分的小心謹慎，頗有大將風度。而其陣地所在的昌吉，當地原是回族聚集之地，同胞素稱友愛團結，跟馬家軍奮力抗俄，心情同樣的熱切。因此當翻穿皮襖的俄國騎兵，一步踏入昌吉縣境，馬虎山所派的斥候、崗哨，還有昌吉的伊斯蘭弟兄，一旦發現敵蹤，便一潑潑的趕來馬虎山的大營報信，馬虎山聽說紅軍如此這般打扮，企圖騙過馬家軍的耳目，他不禁然無而起，哈哈大笑的說道：

「這是咱們慣要的把戲，老毛子這一回真叫是闖上了祖師爺啦！」

當下，下令備戰，將他的部下，傾巢而出，利用附近的地勢，一隊隊的埋伏。留下一座空營

，故意在營盤帳蓬之外，燃着了火光熊熊的火堆。不久，紅八師的騎兵無聲無息的開到，指揮官鳴槍爲號，老毛子齊聲喊殺，刀光霍霍，蹄聲如雷，一股作氣衝到馬家軍的營盤，詎料那一座座的帳蓬，裏面完全是闕無一人。

紅軍指揮官心中計，連忙下令火速撤退。却是馬虎山放了他們過來，豈容他們輕易的說走便走，埋伏在大路兩旁的馬家軍，各自瞄準，彈如雨下。騎兵連人帶馬，形成龐然大物，暗中襲擊，目標顯著，槍發時，莫不應聲而倒，傷斃在地。餘下的老毛子，一概慌了手脚，沒命奔逃。轉眼之間，便逃得一乾二淨。老毛子夜襲的這一戰，馬虎山又大獲全勝。

當馬虎山大敗紅軍，三戰三捷的消息傳到迪化，傳到我的駐地吐魯番。我本人、我部下和當地百姓，真是雀躍三千，興奮欲狂。新疆受俄國人的侵略已久，新疆百姓，一提起老毛子，不是嗤之以鼻，便是切齒痛恨。然而因情勢所格，新疆人一向唯有將仇恨深埋心底，無法形諸於表面。如今有馬家軍以螳臂當車之勢，堂堂正正的與紅軍列陣作戰，抵禦老毛子的公然侵我疆土，這件事的本身，便足以令人血脈憤興，浮一大白。更何況，馬家軍以寡敵衆，居然連戰連捷，大獲全勝，新疆全境的居民，幾乎沒有一個不伸出大拇指，眉飛色舞，笑容滿面的在爲馬家軍喝采叫好！

怎想到，馬虎山和紅八師的這一次昌吉大戰，三戰三捷還祇是開端，往後的那些天裏，捷報頻傳，馬虎山這一戰居然打出了個七戰七捷大獲

全勝的輝煌戰績，俄國紅軍精銳紅八師的一個團，差一點被他全部殲滅，無一生還。那一陣子，新疆百姓一提起紅八師，一提起馬家軍，簡直是如癡如狂，歡聲不絕了。

我會根據在吐魯番所獲的敵前情報，以及馬家軍中來人向我報告的歷次戰役經過，分析過紅八師在昌吉迭遭敗績的因素，除了馬虎山精通韜略，用兵如神，和馬家軍抱必死之決心，將士用命，和昌吉同胞的多方協助之外，老毛子領軍作戰的打法，也是大有問題。起先他們輕敵，以致一連隊伍盡遭殲滅，後來他們的團長沃爾根忿惱難忍，輕躁從事，紅八師往迪化開，原就是採的梯次行軍，部隊一潑潑的向東而來。沃爾根不待隊伍集中，發動全面攻勢，反而到一批便調一批上火線，碰到馬虎山嚴陣以待，老毛子又焉得不敗。

老毛子一直敗到第七回，沃爾根的那一團人非死即傷，他簡直的已無兵可用了。紅八師的總指揮官庫米齊，方始警覺馬家軍驍勇善戰，不是輕易好惹的。從此由他改弦易轍，一方面向俄境電調援軍，一方面編組陸空立體攻勢，下令集中全部飛機，掛上殺傷彈和毒瓦斯，輪番轟炸馬家軍的陣地。與此同時，兩千餘紅軍以壓倒人數和火力，用坦克、鐵甲車為前導，大隊騎兵、步兵殿後，向昌吉發動全面攻擊。

雪地難獲良好掩蔽，飛機大砲，坦克鐵甲車連番轟擊，濫施炸射，馬家軍沉着應戰，奮力抵抗。但是血肉之軀難敵老毛子的犀利兵器，英勇不屈的回教健兒，不是死於槍砲，便是被飛機散

放的毒瓦斯窒息毒斃。激戰多時連馬虎山的腿部都受了傷。再撐下去唯有玉石俱焚，同歸於盡，這個戰沒法再打下去了，馬虎山忍痛下令後撤，全師而還迪化。

馬仲英倏然走南疆

迪化原已旦夕可下，馬仲英為新疆之主的美夢，轉眼即可實現。想不到盛世才會引狼入室，拉來了蘇俄紅軍介入骨肉相殘的內爭。馬家軍勇則勇矣，又怎能獨力抵抗源源而來的大隊紅軍。因此，當馬虎山退到迪化城外，馬仲英召集所部軍官開會一商，家人唯有相對黯黯，跌足太息，最後的決定是正視現實，保全捲土重來的實力，引軍南向，直奔南疆。

至此，被圍已達兩閱月的迪化省城，終於宣告解圍，盛馬二次大戰，也自此宣告結束。盛世才解除了內顧之憂，但却引入了無窮的外患。

馬仲英不循原路撤退，再到吐魯番來和我會合，時今我仍認為這是他的失策，因為東疆是他的舊遊之地，也是我的勢力範圍，又跟他的故鄉甘肅毗連。馬仲英若退保東疆，那便是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的局面，至不濟又何妨回河州老家，重整兵馬？然而他竟不此之圖，一轉彎上南疆去了。事後回想，他一定是年少氣盛，覺得自己說過了的話就改不了口。因為他在領軍赴攻迪化之前，曾經鄭重的告訴過我：他若戰敗，河州故鄉和東疆舊遊之地，他將決不再往，這是馬仲英不回東疆和甘肅，消極一方面的因素。

積極方面，則馬仲英之走南疆，仍還有其多

目標的作用和打算，天山南路，焉耆、庫車、阿克蘇、喀什、莎車、葉城、和闐、于闐等地，自從民國十九年冬，哈密小堡事件爆發，維胞為爭取自由、土地和生存，起而推翻金樹仁的暴政，這一帶地區，早已受到遍地烽火的波及，南疆動亂，如火如荼的展開，回族子弟，紛紛揭竿而起，他們殺賊官，佔城池，驅逐漢胞，南疆遂而成為回教徒的勢力範圍區，一直到迪化「四一二事件」，盛馬一次大戰，盛世才摺得新疆政權，他曾與我的舊部，後來獨樹一幟的和加利牙孜，訂立密約，由加利牙孜在省軍進攻馬仲英時，賣陣讓路，因而使馬仲英馬失前蹄，措手不及，遭了一次敗績。和加利牙孜賣友不義，他所獲得的酬報，便是從馬著到喀什，包括南疆各地，均歸回教軍管理，天山北路的漢人，決不侵佔南疆，同時言明南疆的軍政大權，概由和加利牙孜執掌。

說到這裏，我必須對於當年的時代背景，先行做個交代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之前，無可否認，我國是處於列強環伺之下的，列強侵略我國邊疆，處心積慮，無所不用其極。但是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一般說來，自亦有其一貫的方針和手法，他們每每在其所覬覦的地區，千方百計，製造事端，等到糾紛擴大為當局所無法解決，他們便主動或被動的插足其間，一切陰謀詭計，引起動亂，都是侵略者下手時的煙幕。以新疆來說，日本軍閥的勢力鞭長莫及，因此還揆不到他們的份。至於蘇俄和英國，則是互爭短長，勾心鬪角已久。而英蘇兩國企圖染指新疆，他們的

策略，一般無二，都在希望扶植新疆土著的領導階層，最好是各民族的領袖人物，出而組織一個傀儡政權。第一步使新疆脫離祖國的懷抱，進而由他們幕後操縱利用。此所以，哈密民變一起，我率領維胞和金樹仁省軍抗衡，史大林立刻便命人「頒」我以回王大印，並且允諾給我金錢和軍械的援助。

史大林所遣的外蒙古代表團碰了我的大釘子，廢然自外蒙古轉赴莫斯科復命。他們在途中遇見我的部下和加利牙孜。和加利牙孜是同王府的佃戶，小堡事件中隨我領導維胞反金，這人沒有受過什麼教育，却是野心勃勃，機警善變。他跟前蒙古代表團江森達爾瓜等五位代表說：「史大林的援助，堯樂博士不肯要，何不給我？」江森達爾瓜等鑒於和加利牙孜也是維族民軍的高級軍官之一，爲了卸責，便將五百支藍鋼槍，和五萬兩銀子統統交給他了。但是，兩顆「伊斯蘭王國」的大印，仍還是由他們原物携返莫斯科。往後，和加利牙孜的私自接受俄援，被我發覺，我會予他嚴厲的斥責，尤其限令他不得再跟老毛子來往。和加利牙孜唯唯諾諾，謝罪而退，自此他心有內愧，和我漸形疏遠，以至於叛我、叛馬（仲英）而陰助盛世才一陣。不過，當年我嚴禁他和老毛子打交道，在我面前所作的承諾，却是始終悞違，從未稍違。史大林企圖利用哈密事件染指新疆，終於全面失敗，無可挽回。那在當時是舉世皆知的大事。

英國人請我當總統

然而，南疆之南，喀喇崑崙山南麓，霸佔克什米爾高原的英國人，從十九年冬，哈密小堡事件一開始，便伸長了觸角，對於新疆局勢，予以密切的注意。他們消息靈通，分析縝密，認爲我——以至新疆人之峻拒史大林的援助，適足以說明新疆維族領袖和全體維胞之對蘇俄全無好感。當時的新疆維胞既在反對漢人（其實是金樹仁個人而已）的統治，又屏拒蘇俄於千里之外。

於是，他們誤以爲祇要英國向維胞表示友好，異予相當的奧援，那麼，英國便很有可能循序漸進，按照預定的侵略藍圖，達成蠶食鯨吞的目的。於是，由英國駐克什米爾總督主持，英國人小心翼翼的開始進行他們的計劃，物色一位有力的維族領袖，民軍將領，加以聯絡、羈縻，進而掌握，運用。克什米爾總督先在和闐勾結上了沙比提大毛拉。繼而又在墨玉跟伊敏大毛拉接上了頭，這兩位大毛拉都是領導維胞反抗金樹仁暴政的重要人物。沙比提、伊敏和英國駐克什米爾總督信使往還，再四磋商，終於決定了在新疆成立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，推我堯樂博士爲大總統。時在民國二十一年，馬仲英第一次入新，負傷退回肅州，尙未作再度入新的打算，便在這一段省、維兩軍相持階段，英國人發動的政治陰謀，也就達到了最高潮。

當時，我率部據守哈密，沙比提和伊敏兩位大毛拉，由英國駐克什米爾總督發蹤指示，策劃安排，派伏努斯巴依和喀西木江兩人爲代表，專程前來哈密見我。他們向我報告下列各點：

一、維族同胞聯合起來，推翻金樹仁政權。

二、新疆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，成立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。

三、新疆境內一律不許漢族居留，拒絕離疆者，將採行嚴厲手段。

四、「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」成立前，奉我爲領袖。成立後，以我爲第一任大總統。

五、以上計劃，由大英帝國全力支持。

聽完他們一整套勸進的說詞，內心第一個反應，便是這無異史大林「頒」印事件的翻版，不過幕後提線人與其派進來的說客，換了角色而已。當時，由於南疆維胞響應東疆反金運動，雙方是各自爲政，兩面作戰，始終未曾切取聯絡。沙比提和伊敏兩位大毛拉派遺代表東來，還是破體兒第一遭，空前未有之事。因此，我覺得必須說明他們向我們反金的立場和態度，並且使他們認識帝國主義者的猙獰面目、鬼域心腸，免得他們誤聽奸計，釀成重大錯誤，徒使親痛仇快而已。因此我向他們作嚴正的聲明：

「南疆同胞奮起而戰，響應我們，共同反抗金樹仁的暴政，我首先要代表東疆維胞表示感謝。不過，如果說是要另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，將新疆境內的漢人趕盡殺絕，進而脫離中央，獨樹一幟。這一點我決不贊同。尤其關於接受英國援助的擬議，我更表反對。我的理由很簡單，我既反對老毛子插足新疆事務於前，我當然就反對英國人企圖干預於後。」

然而喀西木江馬上就解釋的說：

「英國人祇是出錢出力，在幕後支持我們。將來的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裏，我們早已決定，

斷不容許有英國人在內任職。」

我的答覆則是：

「在英國勢力還沒有滲入新疆之前，在這一方面我們容或可以自主，但是，一俟英國人能够掌握得住我們新疆，那就不會再有容我們選擇的餘地。英國人不但會加入新政府，而且，他們將激底的操縱和運用。大權在握，爲所欲爲，試看印度斯坦，不是已經被英國人統治了一百年之久了嗎？印度至今猶爲英國人的殖民地，正是鐵一般的例證。」

於是，伏努斯巴依又慷慨激昂，義形於色的說：

「印度人雖然受英國的統治，可是他們的生命、財產也都能受到保障。而我們維族同胞，目前正在遭受漢人的殺戮和壓榨。金樹仁屠戮我們的同胞，攘奪我們的土地，橫征暴斂，使我們無法生存，依我看來，即使我們淪爲英國的殖民地，祇怕也比忍受金樹仁的迫害害好得多……」

「話不是這樣說的，」我搖搖手，止住了他的慷慨陳詞，然後心平氣和的加以開導，我說：

「你們要知道，維胞受金樹仁的迫害，是暫時的，偶或的，不期而遇的現象，忍受不了，我們還可以起而反抗。假如我們接受了英國人的統治，那就將是永久的，持續不斷的，連我們的子子孫孫，都將淪爲英國人的奴隸牛馬。同時，東疆維胞在同王的領導之下，一向忠於中國政府。這一次民變，僅祇是反抗金樹仁暴政的偶發事件，絕不容被視爲維胞對中央政府不滿。我是現任的同王府大總統，在同王瀟滋爾被囚期間，我不能違

背歷代同王相沿數百年的傳統，反對國民政府

，建立新的政權。這是我本人和東疆維胞必須

堅持到底的最高原則。因此，接受英國人的援助

，和設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這兩件事，我

們決不能考慮。」

我很嚴正的表明了東疆維胞和我的立場，

伏努斯巴依和喀西木江

「勸進」的話也就沒法

再說下去，兩位南疆代表

悻悻然的辭離。往後

我才知道，他們是有計

劃的退而求其次，說我

不動，便去慫恿野心日

熾的和加利牙孜。當時，和加利牙孜仍然是維族民軍的一支，他自成一個大隊，和我的總部貌合神離，倘若他必須做什麼重大的決定，而此一決定又是我絕不能贊同的話，他大可不再向我請示，而逕自採取單獨行動的。

(未完待續)



百樂

百樂生日蛋糕

惠賈者受 · 方大者送





美國百樂冰淇淋

連獲三十年品質競賽冠軍



TEL: 500330